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八　北史七十

申徽　陸通弟逞

庫狄峙　楊薦

王慶　趙剛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元定

楊樹

中徽字世儀魏郡人其遠祖因中原亂避地江左兩世皆仕宋官至刺史父明仁郡功曹卒徽少與母居盡心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北海王元顥入洛以元邃為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為主簿顥敗邃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惟徽送之及邃得免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之風尋除太尉

府行叅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間行入關見周文周文與語奇之薦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為賓容周文臨夏州以徽為記室叅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徽沈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辭也大統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文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壻劉彥隨之及榮卒

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彥殺康取其位屬四方多
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徽不奉詔又南通吐
谷渾將圖叛逆周文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
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既至止賓館彥
見徽單使不以為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
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
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
之曰君無尺寸功濫居方岳恃遠背誕不恭

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寔不容誅但受詔
日本今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
是宣詔慰勞吏民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
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
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啟請刺史以徽信
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載儉約率下邊人
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累進爵博平公正右僕射

賜姓宇文氏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
省覽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
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
慎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吏民送者數十里
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
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中使君手迹也並
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為上大夫員
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為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為荆州

刺史入為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乞骸詔許之贈泗州刺史諡曰章子康嗣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泉出內有魚遂得供膳時以為孝感所致謂之孝魚泉從尒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周文周文為行臺以政為行臺左丞原州長史

大統十年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自拔東歸從尒朱榮榮誅又從尒朱兆及尒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為帳内督頃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傳岳軍府已亡散周文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間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後從擒竇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討

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士民謂為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三進爵為都昌公刺史徐州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

平伏加大都督從周文援玉壁進儀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邙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禄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卒通弟湜字季明初名彦字世雄魏文帝

常從容謂曰爾既溫裕何字世雄且為世之雄非所宜
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遷少謹密早有名譽兄
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遷襲之
起家羽林監周文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遷獨
兼文雅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
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遷幹識
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為公
庾信神道碑曰公為軍司馬有人於闇夜餉羅數十

四閑門不受

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盛選行人詔遷為使主尹公正為副報之遷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郡界豕生數子經句母死其家又有豮乳養之諸豚賴以活時論以遷仁政所致

神道碑曰公為京兆尹家僮暮行得遺錢於道并白

純十四訪得其主還之

儀遷司會中大夫出為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

為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為司會遷小司馬及護

誅坐免官頃之起為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

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遷以時屬農要奏請停

之武帝深嘉焉詔以遷雖未臨已存優恤宜遂其所請

以彰雅操遷在州有惠政吏民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

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匹磾之後從居代世為豪右父貞上洛郡守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仁恕士民傾悦之孝武西遷峙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黄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柔然乘虚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柔然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為寇周文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拜侍中柔然既滅突厥強盛雖與周通好而外
連齊氏周文又令峙銜命諭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
長安爵安豐郡公歷小司空小司寇明帝初爲益州刺
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峙性寬和尚清靖爲夷獠所
安後爲宜州刺史入爲少師以年老乞骸詔許之卒諡
曰定子嶷嗣少知名卒於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嶷弟
徵從平齊以功拜儀同大將軍賜爵樂陵縣公徵弟徵
亦以軍功至儀同大將軍保城縣男徵弟嶽性弘厚有

局度以齊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入并州軍敗侍臣殲焉及帝出惟嶷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遷開府歷右宫伯賜爵樂城縣侯仕隋至户部尚書

楊薦字承略秦郡寧夷人父寶昌平郡守薦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慍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尒朱天光入關周文臨夏州補帳内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薦入洛請事孝武授周文關西大行臺仍除薦直閤將軍時孝武妹馮翊長公主嫠居欲以妻周文乃令武衛元毗諭

旨薦歸白周文又遣荐入洛請之孝武即許焉及欲向關中薦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周文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子大統元年柔然請和親周文遣薦與楊寬使幷結婚而還進爵為侯又使荐納幣柔然魏文帝郁久閭后崩周文遣僕射趙善使柔然更請婚善至夏州聞柔然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周文乃使薦往至柔然責其背惠食口并論結婚意柔然感悟乃遣使隨薦報命

及侯景來附周文令薦助鎮遏薦知景翻覆遂求還具陳事宜周文恐柔然乘虛寇掠乃遣薦往更諭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周孝閔踐阼除御伯大夫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許已定將執薦等送齊薦知其意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愴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薦先報命仍請東封以奉使稱

旨還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突厥還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卒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父因魏靈州刺史慶少聞悟有才略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孝閔踐阼晉公護引為典籤慶樞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

和好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和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柔然結婚遂為齊人離貳令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薦為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因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慶信著北

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剺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録慶前後使功遷兵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鎭諸軍事汾州刺史進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於鎭贈上柱國謚曰莊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父和太和中陵江將軍南討

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安厝畢方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加閤內都督及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未及發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

率衆赴關右屬侯景逼猿城東荆州人楊獻等起兵應
景以其衆邀景略於路景略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
免乃見東魏東荆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闕西魔憐納
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令剛齎書中
勑荆州剛還報魔憐仍說魔憐斬楊獻等以州歸西魔
憐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灞上見周文具陳關東情
實周文嘉之以復東荆州功進爵臨汝縣伯初賀拔勝
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

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爲兼給事黄門侍郎使梁之魏興齎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琛等懷琛即與剛盟歃受移送建康仍遣行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戍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内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梁人禮送勝信等頃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爲行臺梁州刺史剛以爲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爲庶人除剛潁州郡守

周書曰拜剛大都督東道軍司節度開府李延孫等
七軍延孫爲長史楊伯蘭所害剛擊斬之時河南城
邑一彼一此剛復出軍伊洛侯景亦渡河築城剛前
後下景三郡破其行臺梅遷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
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
人時流言剛東叛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及率騎
襲其丁壋拔之周文知剛無貳乃加賚焉除鄯州刺史

進爵為公渭州人鄭五醜搆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

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内寢舉觴屬剛曰昔侯

景在東為鄉所困黠羌小醜豈足勞鄉謀慮時五醜已

剋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並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遂

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偽廣陵郡㕔宇文貴等西討

詔剛行渭州資給糧餼

周書曰鐵忽平所獲羌卒千人配剛軍中教以戎旅

咸盡其力用

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

周孝閔踐阼出爲利州總管沙州氏恃險逆命剛再討

復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僞信州瀕江負阻

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略焉仍加授

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師惲其軍威相次降款剛師出踰

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以無功還卒於路贈中淅涿

三州刺史謚曰成子仲卿別見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家於代昶少聰敏有志節弱

冠以材力聞周文平弘農擢爲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邙山清水氐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

周書曰左右莫對昶請行太祖壯之

遂令昶使鼠仁喻以禍福鼠仁或從或否其逆命者將加刃於昶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相率降氐梁道顯叛攻南田周文復遣昶慰喻之道顯等即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

州周文郎以昶為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備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為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十五年拜安夷郡守滯長虵鎮將氐俗荒獷昶威懷以禮莫不悅服朞歲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氐情難之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人誘說離間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氐不知所為威來見昶乃斬其首逆者二十餘人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氐帥蓋閙等反昶

復討擒之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駱大又等討平之周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脩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脩城郡守杜果等請昶為援昶遣使報果為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脩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

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吒及氐酋羌多復反攻沒郡縣昶討斬之昶自以擢居將帥傾心下士鹵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為昶盡力周文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明帝録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尋卒

王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少有氣幹為州里所稱周文初定關隴悅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相府

刑獄參軍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周文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罄其行資市牛饗戰士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大行臺右丞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為援周文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周文曰侯景於高歡始篤鄉黨之情末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蓋所圖既大

不郵小嫌既能背德髙氏豈肯盡節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周文納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

周書曰十四年從大將軍楊忠征隋郡安陸時懸兵深入悅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匱乏悅出廩米六百石分給之

後累遷大行臺尚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揚賢悅乃貽之書

周書載書曰達奚公總熊羆之旅受脤廟堂先附者
賞後服者誅君兵糧既少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
縈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
其利韓信背項握權歸魏事有變通令其責也
賢遂降悅又白武云白馬衝要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
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甚難武然之即令悅率輕
騎徑趣白馬悅示其禍福梁將深悟
周書作其將梁深

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周文即以悅行刺史事招攜初附吏民安之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為中外府尚書員廢悅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宗黨情其長子康恃悅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非理陵辱軍人訴之悅及康並除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江陵令悅從軍展効江陵平因留鎮之周孝閔踐阼依

列復官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兩進爵至河北縣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敕勞勉之保定元年卒于位子康嗣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後徙居南鄭累世為二千石父珏性方嚴有度量位御伯中大夫文表少而倜儻志存忠節

周書曰好讀左氏春秋畧舉大義

起家為周文親信保定五年授畿伯下大夫遷許國公

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令文表典之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徐行文表慮其爲變遂說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閒隙吐谷渾亦能爲變今君以可汗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功別封伯陽縣伯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恒稜者方數百里並夷獠

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衆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落甚强凡討之者皆四面環攻以分其勢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表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令須别爲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絶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人以理曉諭爲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爲經略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

桓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桓稜猺相與聚議猶豫閒文表軍已至其界猺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猺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識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寛平不須導引鄉但先去好慰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猺帥謂吾從寛路而行必當設伏險要若從險路出其不虞猺衆自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道有不通處即治之乘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猺既失計手攜妻子退保險要文表頓

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
徵其租稅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為蓬州刺史大得民和
愚按文表平獠始末原載獠傳今改附文表傳以著
其功
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又加大將軍進爵為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
時開府毛頵
周書毛頫作于顗　愚按隋書于顗傳亦有此事北

史作毛顥誤也

為吳州刺史及隋文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顥自以秩大且為國家腑肺懼文表負己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顥遂手刃文表因令其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啟其狀帝以諸方未定恐顥為變遂授顥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顥特聽文表子仁海襲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父道龍鉅鹿郡守定惇厚少

言內沈審而外剛毅從周文討侯莫陳悅以功拜步兵校尉

周書曰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邙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稍衝之殺傷甚衆無敢當者太祖親見之論功為最賞物甚厚

定有勇略累從征伐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廢帝二年以宗室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隨例降封長湖郡公周明帝初拜岷州刺史感恩蕭濟甚得羌豪情先是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從征賦及定代還羌豪等咸戀慕之保定中累進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孝明帝欲因隙攻取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為水軍定為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徹等水陸

來拒

周書曰時量等以定已渡江勢分先與水軍交戰敗爲陳人所敗脫身歸梁定孤軍懸隔進退無路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行且戰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偽與定通和重爲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詐欲力戰以死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乃許之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舟爲度所執所部衆軍亦被囚鹵送詣丹陽居數

月憂憤發病卒子樂嗣

楊擲字顯進正平高涼人父猛為縣令擲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尒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擲擲藏而免之孝莊立徽乃出復為司馬由是擲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北海王元顥入洛孝莊北渡太行

周書曰元顥入洛孝莊欲就尒朱榮於晉陽詔擲率其宗人收舟馬渚擲未至帝已北渡太行擲遂匿所

收船不以資敵

及榮奉孝莊南討至馬渚樹乃具舟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從孝武入關進爵為侯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遣鄰周文欲知其所為乃進樹間行詣鄰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以樹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樹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欵附乃有隨樹入朝者時弘農為東魏守樹從

周文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樹父猛先為邵郡白水令樹與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應朝廷周文許之樹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內外俱發遂拔郡擒其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衆議推樹行郡事樹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為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為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大寧等諸城並請內應大軍因攻拔之以樹行正平郡事左丞

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樂可朱渾道元等為殷樹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樹威聲棄城遁樹遂移據東雍州周文以樹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樹威恩夙著所經處多贏糧附之比至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州刺史車折于洛出兵逆戰樹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脩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

敵衆漸盛樹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
義徒背叛遂偽為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
軍四道赴援故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
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樹分遣訖遂於夜中
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時東魏
以正平為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
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拒守汾橋其夜樹從他道濟
遂襲克之邵郡人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樹

又率兵攻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録前後功封郃陽縣伯邙山之戰攡攻拔柏谷塢即鎮之及大軍不利攡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攡與儀同韋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前景乃引退周文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東箱攡久從軍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還塋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攡恐入寇邵郡率騎

禦之景遠聞擲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督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東魏將李顯進開府復鎮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東軍不出乃追擲還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擲為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擲出軹關然擲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遂有輕敵之心

時洛陽未下而樹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麾入奄至大破
樹軍樹以衆敗遂降麾樹之立勲也有慷慨壯烈之志
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論鄙之朝廷猶録其功不
以為罪令其子襲爵

論曰中徽局量深沈文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以温
恭並夙奉龍顔早蒙任遇効宣提戰功預披荆義結周
旋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揆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
抑亦情兼惟舊陸逞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

延譽之能涖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庫狄
峙建和戎之功楊薦成入關之策趙剛克剪凶狡趙昶
[illegible]悅料侯景文表識突厥或明稱先覺或識
[illegible]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定敗亡
[illegible]路楊摽攻勝亦兵破而身囚功名寥落良
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
師其摽之謂也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七

明 李清 撰

北史七十一

趙肅

李彦

梁昕

辛慶之 族子昂

皇甫璠 子誕

郭彦

王子直　杜杲

呂思禮　徐招

檀翥　孟信

宗懔　劉璠子祥兄子行本

柳遐子莊

韓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父演恒州刺史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沈

有遠畧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為刺史素聞其
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
周文周文問以去留褒曰此天授也何疑乎
周書載褒曰今王室淩夷使君英武恩結士心若總
兵權據關中地此天授也且侯莫陳悅亂常速禍不
乘勝取平涼反遁營洛水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
不世之勲在斯一舉
周文納焉及為丞相引為録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

統初遷丞相府從事中郎又拜丞相府司馬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分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不獲者以故縱論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

令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没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閒諸盜咸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罪許以自新羣盜屛息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隷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貧人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賑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先盡貧者市之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廢帝元年爲會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進爵三水

公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䙰至適會寇來及不下屬縣人既不備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益懈不為營壘䙰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䙰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詔許之自此抄兵頗息遷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老請致仕許之天和

五年拜沙保褒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後始論政事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謚曰貞子繼伯嗣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世事河西沮渠氏滅始歸魏父申侯舉秀才為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鄉導授司州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聞之謂人曰趙肅洛

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啓周文請之周文乃名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為不早言也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封河清縣子十六年除廷尉卿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稱之十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周文命肅撰法律肅

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軌別見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
閑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交每易衣
而出以此見稱軌嘗謂所親曰秦雍閒必有王者爾朱
氏敗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為記室參軍典機密尋
轉倉曹時穀糴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
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
振其乏及岳被害周文帝以軌為都督從征侯莫陳悅

悦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為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足定亂高識遠度非遇管所及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周文為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累遷給事黄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出為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民治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閒言宰人者多推尚之賜姓宇文氏恭帝二年累官至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謚曰

質執性清素臨終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子肅為
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講早有才名性頗輕滑
時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父靜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
操好學慕古魏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孝武入關兼著作
佐郎修起居注大統初累遷左民郎中十二年省三十
六曹為十二部改授戶部郎中廢帝初拜尚書左丞彥
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閣未

嘗懈怠斷決如流畧無疑滯臺閣莫不嘆其公勤明察遷給事黄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彦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閭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沈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謚曰敬彦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為櫝葛藟為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平生志但事既矯枉恐為世士所譏今可

歛以時服葬於磽确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朝廷嘉之不奪其志

郭彥太原陽曲人其先從官關右遂居馮翊父肩靈武令彥少知名周文帝臨雍州辟為西曹書佐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稱著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踐阼出為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人

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荆州遞送自彥蒞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接應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擒獲之以南安無備竟引軍掩襲

周書曰顯外兵參軍鄒紹為彥所獲因請為鄉導彥夜至城下令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納之彥引兵入

遂有其城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

周書曰彥秩滿還朝吏兵號泣送二百餘里

入為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彥從尉遲迥

攻洛陽迴復令彥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使彥

鎮之

周書曰軍次豫州彥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既嚴圖欲

南轅彥以奉命出師須與大軍接若向江畔立功更

非朝廷意固執不從兼畫攻討之計景宣乃引軍圍

之遂降其城仍以彦鎮之尋以洛陽班師棄而不守

屬純州刺史樊倉卒境内騷然朝廷以彦威信著東

南令鎮撫吏兵畏愛之

天和中為隴右府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世為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

居京兆之盩厔父歡農中散大夫昕少温恭見稱州里

周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周文

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

周書曰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
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再遷東荆州刺史昕撫
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附者相繼明帝初爵胡城縣
伯天和初出為陝州總管府長史昕性温裕有幹能歷
官内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謚曰貞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世為西州著姓後徙居京
兆父和本州中從事璠少忠謹有幹畧周文為牧補主
簿以勤事被知引為丞相府行參軍周保定中累遷蕃

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璠性和平小心奉法守分守志恒以清白自著當時稱為善人建德三年為隨州刺史政存簡惠士民安之卒官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後為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

隋書曰前後長使司馬皆一時名士

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

諒甚敬焉煬帝即位諒用諮議王頍謀發兵諒數諫止

諒不納諒流涕以死固請

隋書載諒諫曰竊料大王兵衆非京師敵加以君臣

位定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節必有松喬之壽如更

遷延陷身叛逆一掛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敢

以死請

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拒之諒主簿豆盧毓

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遇害帝

以誕亡身殉國嘉悼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
子無逸嗣尋為淯陽太守甚有聲稱大業初襲爵例除
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初漢王諒反州縣莫不
嚮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峙令敬釗並抗節不從世
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反刺
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
隋書載模言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
効命豈有大行梓宮未掩翻為厲階者乎鍾葵失色

曰司馬反耶

臨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玄擊楊玄感以功進銀青光禄大夫劉宇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劉仁壽中為繁峙令甚有能名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壘弼

隋書曰弼臨之以兵劉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

執送偽將喬鍾葵署為代州總管司馬劉正色拒之誓

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

隋書曰喬鍾葵署為代州總管司馬釗拒之再三鍾葵忿然作色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釗曰忝為縣宰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為辱已多何復廹以偽官死生惟命餘非所望鍾葵怒甚復將斬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大敗釗得免

卒於朝邑令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世為隴右著姓父顯宗馮

翊郡守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爾朱氏作亂魏孝莊令司空楊津為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討之津啓慶之為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遇弒遂出究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孝閔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為行臺復啓慶之為行臺吏部郎中大統初從周文東討為行臺左丞

周書曰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東魏攻陷正平遂欲經畧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

之戰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固鹽池抗拒強敵時稱其仁

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為丞相府右長史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不尚奢華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為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卒於祕書監慶之族子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

然名德富貴莫及此兒仲畧亦重昂志氣深然之年十
八侯景辟為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
行叅軍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為從州
刺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
民畏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
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
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
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

至諸生等深感悟歸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為司隸上士保定二年為小吏部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益梁民軍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於通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民庶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者拒戰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叛圍郡城

周書曰昂謂同列曰兇徒狂悖若待上聞或淹旬月

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拯近溺寧暇遠求越人苟利

百姓專之可也

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

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

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

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疋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

遂表為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

湍還京首領皆遂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捶楚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家於雍州父歡魏隴州刺史宋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建德歷内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家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世為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能幹魏正光中州郡主簿

起家奉朝請
周書曰子直嘗奉魏臨淮王彧命招撫淮南諸盜旬
日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故
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大統初漢織屠各阻兵南山與隴
東屠各共為脣齒周文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
之賜書勞問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為
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
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為大行臺郎中

兼丞相府記室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以德政化民西土悦附恭帝初徵拜黄門侍郎卒官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畧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周明帝初為修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搆亂攻逼修城杲信洽於民部内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並破平之入為司會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即宣帝也

時為質於梁及江陵平琮遂例還長安陳人請之周文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昂使焉陳文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鄰好以杲奉使稱旨帝乃拜琮柱國大將軍詔杲送還國陳文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陳之介弟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為此也若知止侔

魯山固當不貪一鎮況魯山梁舊地梁即本朝藩臣若以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乃云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懃惡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接遇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别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於陳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並没自是連兵不息東南騷動武帝授昇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民之意陳宣帝遣其黄門侍郎徐陵謂

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王昔在本
朝非慕義而至主上受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
禮將送令主社稷孰謂非思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
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
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
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
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
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為恩衛公

共元定渡江執云非怨訃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扆馮玉其恩猶在且怨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乃笑而不答杲因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聘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陳宣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覊旅關中當亦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

免既不死節安用此為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杲有才辯嫻於專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甚敬異之時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柩杲受以歸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加開府儀同大

將軍隋開皇元年以果為同州總管進爵義興公累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卒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議諸生為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勳除欒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為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為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為行臺賀拔岳

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周文思禮預其謀及周文為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為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拜黃門侍郎文帝即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擒竇泰進爵汶陽侯大統四年以訕謗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才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即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為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所為

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

愚按思禮既賜死又贈官則所云謗訕朝政非謗訕也與勝紹等謗議之書必有可觀史臣何以不載其槩

時有博陵崔騰董紹早有名譽歷職清顯為丞相府長史紹為御史丞亦以投書謗訕賜死

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世為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言措筆當欲辨折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

為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及
廣陽王深北討鮮于修禮啓為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
流參軍指陳策請離間其黨葛榮竟殺修禮自為魁帥
以功進爵高廣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
領尚書儀曹郎中指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
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爾朱榮誅爾朱
世隆屯兵河橋孝莊以指為行臺左丞自虎牢北渡引
馬場河内之衆抗世隆後爾朱兆得指鎖送洛陽仲遠

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為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為主今若為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為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陽永熙末從孝武入關拜給事黄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文帝舅子王起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後卒於度支尚書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父江大常少卿翥十歲喪父

遷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鄰人來往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為瑯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為魏孝明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遐為行臺鎮北雍州表翥為行臺郎中孝莊既誅尒朱榮遐使翥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

周書曰翥兼殿中侍御史臺中表奏皆翥為之

後孝武西幸除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後坐談論輕躁為黄門侍郎徐招所糺死於廷尉

獄

孟信字修仁廣川索盧人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熙末除奉朝請從魏孝武入關官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㹠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葅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

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犿
髆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犿進之酒
盡方别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兄子賣之擬供
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所信適從外來見賣
牛人方知其賣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
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
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
帳下人周文聞而歎異未幾舉為太子少師遷太子太

傳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牀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

宗懍字元懍南陽涅陽人其先家於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懍少聰明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宫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孝元鎮荆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

嘗夕祓名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孝
元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
輒嘔血兩旬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烏數千集於
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以為孝感所致孝元即位
累遷吏部尚書懍父高之先為南臺治書侍御史犯憲
懍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後高之理雪懍恒菜食鄉里
稱之在孝元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
酒沛國劉瑴譏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便忠孝

並無懔不能對懔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初侯景平後孝元議遷建鄴唯懔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荆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以懔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踐阼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明帝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刋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世

劉璠字寳義沛人其先以永嘉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以著作郎璠九歲而孤

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為上黃侯蕭曅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曅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氣使才不為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詰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曅以為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去曅謝之乃止後隨曅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尋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

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晷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晷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東宮遇晷素重其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脩出為北徐州刺史即請為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脩為梁州又補為中記室屬侯景渡江梁室大亂脩以璠有才畧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

定璠喟然賦詩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修開府置佐史以璠為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孝元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屬軌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孝元尋以修為郢陽封且為雍州刺史復以璠為修北平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為黄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渡江

歸漢圖遺之璠若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夏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一人紀知不為已用乃厚贈遺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克翦姦究紀於是遣使拜修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

西屬達奚武庫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素
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
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
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時南
鄭尚拒守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惟令全修一家璠乃
請於朝周文怒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
側曰此烈士也

周書哉周文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

力也　愚按赫連達傳曰言不忍急攻受城主蕭循降者謀出於達璠力耶抑達功耶史官自相矛盾未知孰是

周文既納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璠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雄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湯武猶望匹伊呂何桓文不若對曰齊桓存三七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

我耳即命遣修修請與璠俱還周文不許以璠為中外府記室遷黄門侍郎儀同三司嘗卧疾居家對雪興感作雪賦述志

周書載其詞曰天地否隔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晨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别散亂徘徊霧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凌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宫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以皆空理没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

滎汜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
始飄飄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田兮瑣散爲皓兮
溟濛綏綏兮颯颯瀌瀌兮渢渢因高兮累仍藉少兮
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
若西崑之閬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遂所適遇物淪形
觸途湮迹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
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爲絳值河
濆而成赤廣則瀰淪而交四海小則淅瀝而緣閒隙

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為五穀之精實長
衆川之䰟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
之璧人聚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没馬文氷木而凋林
已墮白登之指寳愴黄竹之心楚客理䰟於樹裏漢
使還饑於海陰㲚雪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
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霙與雲合帷
有變白作泥沈本為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
天山來忽與狂風閲遡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絶

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可雪

初蕭修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播辭也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播善於撫御蒞職未朞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貲產唯播秋毫無取妻子並從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詣播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還

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為總管府司録甚禮敬之卒於官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字休徵幼聰慧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至孝伯黄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時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

其以晉王祥比之乎不然何名與字俱同

後以字行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為宜豐侯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關齊公顯名為記室府中書記

皆令掌之悉進爵為王又為王友俄除內史上書武帝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其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歷長安萬年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官初播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修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播兄子行本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王紀國常侍遇蕭修以梁州北遂與叔播播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絶晏如也性

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隋文為丞相尉遲

迴舉兵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帝不顧行本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致笏於地而退帝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内附行本以黨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

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恵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帝奇其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帝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駮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令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禮帝嘉之賜絹百匹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

敬憚時唐令則為左庶子太子暱狎之每令以弦歌教
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佐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
閒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公劉臻平原明克讓河
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
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
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外行本
時內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為褻慢付
執法者推之太子為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

而覲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庶子欲輔導殿下正道非作弄臣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門由是請託路絕吏民懷之未幾卒於官文帝甚傷之及太子廢帝曰嗟乎若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柳遐

周書遐作霞

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父季遠梁宜都太

守遐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志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賜汝汝官位當復及吾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蕭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羡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覩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眄仕梁稍遷尚書工部

郎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於此見矣梁宣帝時為岳陽王於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尋進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遐乃辭梁宣曰陛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嘗誡臣等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

進無益塵露退有虧先旨梁宣重違其志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梁宣殂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民務先以朝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恥而已下皆感化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遐有至行初為州主簿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至哀慼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

人相顧失色避抱櫬號慟懇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日瘳咸以為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慍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短尤尚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晴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郎隨遐入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民畏愛之然性愛閒素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

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時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足不歴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惟恐柳廣德知也時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浚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惟受几杖餘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壽終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

陽蔡大寶有重名江左梁宣帝為岳陽王大寶為其諮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遂以女妻之俄梁宣辟為參軍及稱帝累遷鴻臚卿隋文帝輔政梁孝明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文帝懼孝明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王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已至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請與尉遲迴連衡進可盡節周武退可席

卷山南惟孝明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託之意遂言於孝明曰尉遲迥雖曰舊將昏髦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非有匡合奇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

隋書曰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力楊氏此三語乃莊所以料周也北史何以删之

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阼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

愚按梁所重在本國其臣以此為言則可若周臣則不可

孝明深然之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孝明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

愚按梁明不用衆言猶梁宣不用尹德毅言時未可耳乃是此而非彼何也

隋文踐阼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於梁莊因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

儀同三司除給事黄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駮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柳莊耳高熲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帝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有舊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帝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

隋書載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以與

天下共也令法如是更重之是不信於民伏願思釋之言天下幸甚

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璒等反於江南詔莊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璒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論曰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疊流省閣邦彥信著蠻貊歷官出納並

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之徒並關右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旟出境有專對之材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曹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招檀翥孟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以清介並志能之士也宗懍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亡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蓋亦多人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

比事為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骨鯁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志墳隴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莊亮直之風不殞門表忠而獲謗可慨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七